



· 第二卷 ·
下 ·

HUANG
QUAN

归元 天下
著

生死越，
罪孽赎，
何处归途？





天下
归元
著

凰
权

HUANG
QUAN

第二卷·下

第五十四章

暗斗

宁弈的背影消失在千层宫阙尽头，凤知微默然良久，慢慢整理了衣物，站直了身体，背后被假山石上的水汽濡湿，贴在后心，冰凉。

她没有去皓昀轩议事，直接回了府，派了几名手下潜伏在皇庙附近，等到夜上三更的时候，听见外面传来几声鸟叫。

她挥挥手，有黑影在墙头一闪便逝，随即她换了紧身衣出来，直奔皇庙。

这回她很小心，远远地绕了路才慢慢接近皇庙。上次在皇庙遇见的那个逼她下墙头的人，一直如阴影盘桓在她心头，行动便越发谨慎。

绕过墙头掩身墙后大树，斜对着韶宁的屋子，油灯上映着韶宁的身影，似乎有点急躁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四面却很安静，没有人马接近的声音，凤知微刚眨了眨眼睛，考虑着是不是等会儿再过来，眼光一转发现屋内突然多了一个影子！

那人一身男装，身形纤细，凤知微刚在想怎么突然来个男人，随即醒悟是庆妃男装出宫了。

韶宁一看见她便似十分激动，立刻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了她。

凤知微无声无息慢慢挪到了离对方屋檐很近的地方。

韶宁控制不住情绪的声音隐约传来，“……你告诉我，你有没有骗我？”

“公主何出此言？”庆妃似是十分惊讶，“我能有什么骗你的？”

“我的……我的……”韶宁胸脯起伏，语不成声，激动得脸都变形了，“……这几天我总在做噩梦，脑子里不断回想……总觉得……总觉得那天没有……没有……”

“公主。”庆妃双手按住了她的肩，目光直视着韶宁，语声平静，渐渐将她控制不住的情绪按捺下来，“你是太累了，有些事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多想，你看我，你看着我——”她声音里似也有了几分痛苦，“我和你也一样啊！”

韶宁扬起脸，怔怔地看着庆妃，像是被她平静中蕴藏痛苦的目光所惊，突然身子向前一扑，扎入她怀中，片刻，有恸极的呜咽响起。

庆妃轻轻揽住她，慢慢抚她的背，从凤知微的角度看不见她脸上的神情，只听见她慢而温柔地道：“……乖，别哭了，都是命，都是命，其实你当初也说过，你不想要……”

“那是之前，后来，后来……”韶宁霍然抬起头，泪光盈盈地嚷，“……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

“我知道。”庆妃取出手帕，亲自替她擦去泪水，轻轻道，“我们皇家女子，既困在这四方宫墙内，谁没经历过阴谋倾轧生死离别？到头来能做的，不过是为了自己能活下去而已……”

“我不管你做过什么。”韶宁夺了手帕自己擦，已经恢复了平静，半晌冷冷道，“我只要你别害我，别骗我！你以前的有些事我管不着，也不想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和宁弈怎么个同盟合纵也好，不要算计到我头上就行！”

庆妃似乎沉默了一下，随即一笑，语气中有几分惊讶，“公主说的哪里话？你知道的呀，我和楚王，从来也就是个互相利用的关系，真正说得上患难知己真心托付，除了公主你，还有谁？”

韶宁冷哼一声，默然不语。庆妃突然又幽幽叹了一声，道：“公主，恕我说句放肆的话，你们宁氏皇族的人，有几个是能信的？真正心地无私磊落敢为的，也就是公主你，你就是太光明了，才处处被动挨打。”

她这话温柔而又体贴，满含为韶宁不平的味道，韶宁听得眼圈又是一红，勉强撑着道：“他也莫得意太久，总有一日死无葬身之地！”

“空口白牙在这里诅咒能有什么用？”庆妃悠悠道，“对楚王那种人，你便是取了他的生辰八字做魔镇，保不准那八字还是假的咒在你自己身上呢！”

“那是。”韶宁冷笑，“我大哥不就那么被他阴到了阴曹地府嘛。”

“满朝上下，现在能动他的人已经不多了。”庆妃道，“大概也只剩下一个人了。”

“谁？”韶宁立即问。

庆妃的下巴，往隔墙魏府的方向点了点。

韶宁沉默下来，半晌勉强道：“你又在说胡话，谁都知道魏知和宁弈关系不坏，暗地里守望相助，好端端的魏知怎么会和他作对？”

“我们先不说会不会作对，但公主你说，魏知这小子心思不下楚王，真要动起真格来，未必不能给宁弈下点猛药，是不是？”

韶宁沉默了一下，点点头。

“那我就不明白公主了。”庆妃娇笑，“你明知魏知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早点嫁过去，有事没事也好吹点枕边风？就算你不能说动魏知帮你和楚王作对，有你在身边，通过魏知，你也可以更好地掌握宁弈的动向啊。”

油灯光影下，韶宁的影子似乎在轻轻晃动，犹疑了很久，才轻轻道：“……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面对，什么面对？”庆妃突然轻轻一笑，“你是天盛公主，你看上他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过往种种他明明知道却始终不露声色，说明他心里对你也是眷顾爱惜，既然如此你还犹豫什么？当真要这么个皎皎少年郎，被别人给抢了去？”

“真的？”韶宁张大眼睛，讷讷道，“可我总觉得，他不喜欢我……”

“公主，你多虑了，”庆妃双手按在她肩膀上，笑吟吟地看着她的眼睛，“这事你听我的没错，男人呀，嘴上一套背后一套，面上道貌岸然不假辞色，其实骨子里……嘻嘻。”

韶宁脸上慢慢浮出红晕，低下头不语，窗外凤知微抿着唇，将一片树皮无声地在指间碾成粉碎。

韶宁娇羞了一会儿，渐渐回过神来，皱眉道：“你好好的这么撺掇我嫁给魏知和宁弈作对干什么？你好歹和宁弈表面关系不错，他得罪你了？”

庆妃静了一下，随即冷笑一声，仰高了下巴，道：“公主问起我也不瞒你，是，他骗了我。明明要找的人就在眼前，还要被他骗得以为远在天边，若不是我心中存疑慢慢访查，只怕还要被他长长久久骗下去。”

她语气里恨意明显，韶宁听得快意，想问被骗的是什么事，却也知道庆妃不会再回答，想了想，拉住庆妃的手，道：“姐姐……你得帮我……”

“今儿我就是想帮你，结果一个大好的机会却被你给浪费了。”庆妃嗔怪而又亲昵地一点韶宁的额头，亲亲热热拉了她坐到一边，道，“咱们以后再想个机会，早点把这事给

敲定了，你看……”

两个人头靠头在油灯下商量着如何早点占据魏府女主人的床榻去了，屋檐下凤知微无声苦笑，这种听着别人算计自己的感觉可真不好受。

很明显庆妃和韶宁之间有共享的秘密，韶宁甚至对此存疑，但却被滑溜如狐狸的庆妃三言两语便打发了，还顺手把话题引到了宁弈和自己身上。凤知微对庆妃的做法并不稀奇，她第二次见这女人，她就在偷藏宁弈给她的避孕药丸，她只是对庆妃和宁弈当初的协议有些好奇——听庆妃的口气，当初帮助宁弈，是因为宁弈也承诺过在某事上帮助她，结果宁弈好像不仅没帮，还狠狠耍了她一道，所以这女人现在是要报复了。

凤知微在黑暗中沉思一会儿，随即看见庆妃告辞之后翻然而去，这女人轻功果然很好，凤知微看着她那个身法路数，心想改日去信西凉，想办法查查这女人的身世。

身后人影一闪，却是宗宸，他看着庆妃远去的方向，突然问：“那人是谁？”

“庆妃。”凤知微看着他，“有什么不对吗？”

宗宸似在出神，半晌道：“这身法有点熟悉的……我记得你说过这女子是西凉人？”

“是。”

宗宸又沉默了一会儿，半晌展颜一笑，道：“没事。”

凤知微也没有追问，她于夜风中负手，遥遥看那女子的身影以一种奇异的韵律没入黑暗，眼神里掠过一丝森冷的光。

长熙二十一年年中，朝廷连出两件大事。

其一是带兵转战闽南的华琼所领的火凤军，某日奉闽南将军令，联络闽南和陇北交界处的巴州县守军，却不防巴州县已经被长宁的先锋军策反，城中守官投降长宁军。长宁小王爷令城中守军不换，旗帜不换，试图将火凤军诱入城中关门屠杀。幸亏城中有位忠义的城门领，在最后关头点燃烟花示警，华琼临时城门勒马回军，但长宁军从城门后杀出，火凤孤军被一路追杀逼入最为神秘广袤的闽南十万大山，自此消失无踪。有人说火凤是被十万大山里的异族打散；有人说火凤军陷入大山深处的毒谷全军覆没；更多的人则是说闽南将军嫉贤妒能，明明收到巴州县有异动的消息却没有及时通报火凤军，以至于火凤军中计被追杀。但不管是什么说法，总之，号称绵延万里的十万大山内，一时半刻是找不着火凤军了。

朝廷收到这个不好的消息，天盛帝当天就上了火，一面责成闽南将军继续寻找，一面还要安抚天下因此引发的种种流言和情绪。天盛这几年久陷于战火，为支撑强大的军费，

税收极重，百姓渐渐不堪重负，如今在天下声名极好的火凤军出了这事，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非议朝廷。茶馆酒肆里“嫉贤妒能大将设陷，忠义火凤含屈远走”说得热闹，太学国子监同文馆的学生们还冲击帝京各文司衙门，贡院静坐，礼部示威，要求彻查巴州县反水事件，彻查闽南将领，最后出动金羽卫抓了好几个激进文人，才勉强将这股风潮压了下来。

这件事震动朝野，人人焦头烂额，凤知微也很忙就是了。不过某日她下朝之后，却收到某人的一封信。某人在信中表示了她提的要求一次比一次难搞，假戏一次比一次难做，又要达到送火凤进入十万大山的目标，又要妥善保存彼此实力，还得看起来逼真，实在是件考验脑筋的活计。凤知微对某人的牢骚不过一笑而已，有点怅然地抚着那信，心想三次承诺已去其二，下一次得好好利用了。

满朝都在为火凤军下落不明而焦虑的时候，宁弈似乎也很是为之忧心。这日凤知微散朝后去皓昀轩议事，刚跨进门便觉得气氛不同往常，众人头碰头似乎在研究什么，首辅胡大学士看见她进来，连忙笑着招手，道：“小魏，快来，就差你一个了。”

凤知微瞟了瞟上座的宁弈，他气定神闲地在喝茶，看也不看她一眼。凤知微过去，笑道：“什么好事叫我？”

“说不上是好事，倒要担些风险。”众人纷纷让开，才显出桌上一幅地图。凤知微一眼掠过目光一跳——那是闽南十万大山的详细地图。

“哪里来的这个？”她惊喜道，“不是说十万大山至今少有人深入，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吗？”随即拿起图细看，啧啧赞叹，“诸般地势标注清楚，看来非一朝一夕之功啊。”

“魏大人忘记当年二殿下曾经去过十万大山了吗？”胡圣山笑眯眯地道，“二殿下受命去十万大山安抚当地土著，后来便留了几位助手在当地做了官，专门负责土著绥靖事务。其中有一位精通地理人士，耗时数年，绘制了这幅图，进京送给二殿下，殿下却束之高阁没有理会。殿下薨后，陛下曾令楚王殿下查看家产，楚王殿下慧眼识珠，当即留下了这幅图，如今可算派上用场了。”

凤知微心中一跳，当初老二之死，是她和宁弈的手笔，事后查看家产是有这么一出，但她当时没有资格插手，也没听宁弈提起过，不想他未雨绸缪，竟然早早留下了这幅图。

十万大山之所以是她内定的藏身发展之地，就是因为那里广阔而神秘，久居土著异族，又道路不通，天盛疏于管理，而十万大山北起瀚岭南接恒江，最远可及呼伦草原最南端，可以和呼卓部呼应连接，战马水草不虞供奉，西面是物产丰富的乌江平原，各类谷粮盛产。十万大山本身群山连绵，壁立千仞，森林处处形势险要，抛了武器往林子里一钻谁也找不着，易守难攻，很适合军事割据，这是块天盛忽略的宝地，却早已纳入了她的未来蓝图里。

如今看来，难道还有一个人，在她之前，也将目光投向了这里？

算算时辰，那时华琼已经前往闽南做参将，难道那时宁弈已经推算出了华琼和她下一步的走向，事先已经做了准备？她不动则已，一动，这幅图便可以堵了她的路！

如果真是这样，宁弈心思之深准备之久，和自己也不相上下了。

诸般念头不过一闪而过，她笑得坦然而愉悦，“有了这幅图，找到火凤军的希望便又多了三成！”

“我看是五成！”另一位大学士兴奋地接口。

座上的宁弈笑而不语，看她的眼神波光潋滟，不辨阴晴。

“也未必这么简单。”胡圣山低头在写折子，将笔递给凤知微，“十万大山地形险要，范围广袤，光有地图也不是那么容易。殿下说趁着十万大山正在辟县杂居，干脆发动当地人，以各山头为划分，设立山官，起驿站和村里正的作用。战时就是驿站和信息传递点，闲时传达朝廷各类国政、收税放粮军事屯镇等等，比以往生硬地划给各道结果各自不管要来得好，他们自治，朝廷去人做个主官就成。我们觉得殿下这个办法极好，正商量着联名上书呢，来，你也签个名。”

狼毫笔不由分说塞进了凤知微手中，掂在手中也似乎微微有了分量，辟县、自治、交融、山官……宁弈之前就对十万大山展开的动作，到如今终于一步步清晰。是的，她想藏着发展，他使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她——我能挖出你。

座上那人微微笑着，笑意有点凉，闲闲地俯看下来，似乎想看看她打算怎样落笔，会不会使出别的法子来避免这违心一签。

凤知微浅浅地笑起来。

他还是没让她失望啊，这样的对手。

激得她沉郁的心都似起了热血，越有难度越被逼迫，越想试试底限——他的，或她的。

“殿下真是高屋建瓴，草蛇灰线。”凤知微由衷地赞一声，大笔一挥，爽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将墨迹吹干，双手呈上。

“祝殿下此本奏上，定马到成功。”

宁弈望了她一会儿，慢慢伸出手，接过了折本。

两人的手指刹那相触，凤知微飞快让开，转过头去。

屋外盛夏的日光近乎喧嚣地冲进来，一片耀眼的光影里，两人各自深深凝视，随即一笑。

关于十万大山的折本递上去了，还没得到天盛帝的批复，在闽南监军的七皇子突然上书朝廷，就火凤军失散一事，要求撤换闽南将军，却被宁弈拦了。他的理由是阵前换将大不祥，不如由闽南将军戴罪立功，天盛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然而这边刚刚按捺下去，那边又出了大事——辛子砚主持编纂的《天盛志》，被指出有违禁大逆文字！

第五十五章

出手

长熙二十一年夏，夹着南方战事阴霾的浓云逼近，一连很多天天气沉闷欲雨，却又始终没有痛快地下一场。天盛帝的脸色也和这天色一般压抑沉滞，进出的宫人都蹑手蹑脚，生怕呼吸声大一点也会引起一场暴风雨。

好在还有魏大学士作为他们的救星——天盛帝时常召凤知微入宫，未必谈及国家大事，更多时候不过下下棋、喝喝茶、聊点闲话。凤知微的性情一直都很投老皇帝的胃口，既不像寻常朝臣那样畏缩谨慎大气不敢出，也不像辛子砚那种文学近臣过于脱略不拘形迹。她温和有度，谦恭而不拘谨，说话行事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下棋还能每隔几盘就赢上一回，再时常和天盛帝谈谈讲讲，南海风物啊，壮美草原啊，西凉人情啊，天盛帝渐渐便觉得，一天不和她聊几句，便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事。

这天凤知微又早早地应召去了天盛帝办公休憩的寿安殿西阁。天热，四面的雕花连幅长窗细竹帘都已卷起，宫人们小心地用凉水洒在地面上降温。凤知微踩着水吧嗒吧嗒过去，隔着门便听见天盛帝愉悦的声音：“魏知来了？把这些撤出去，小心滑了脚。”

凤知微一脚迈进去，笑道：“微臣府里已经用冰了，陛下还在用凉水洗地？内务府可真不上心，明儿微臣去吵他们要冰。”说着便给天盛帝行礼。

“是我让内务府不要送冰的。”突兀的一句话加进来让凤知微一怔，回头才看见下首

坐着宁弈。她从亮处入暗处，眼里还是黑乎乎的一片，注意力又都在皇帝身上，没注意到他也在。两人目光相交，各自笑了一笑，那边天盛帝没注意两人的眉眼官司，拉了她的手道：“免了免了，这湿漉漉的跪什么跪呢？”又道，“老六说了，朕年纪大了，用冰怕伤了元气根本，他不准，朕也不敢要啦。”说着摇头，眉眼间都是笑意。

“殿下说得对，是微臣未加考虑。”凤知微转身笑吟吟给宁弈施礼，“殿下今天倒有闲，是来陪陛下手谈的吗？”

“我倒是很想陪陛下手谈一二，可惜陛下更看中你的棋艺。”宁弈的笑容在暗处越发显得神光离合，带着几分沉潜的意味，“有些细务需要陛下御批，不过也已谈完。”说着对天盛帝躬了一躬，道，“父皇既然允了，儿臣便带了去皓昀轩用印。”

天盛帝“嗯”了一声，瞟了一眼桌案上的奏本，神色间还有几分犹豫。凤知微一眼瞄见了最上面的就是那个十万大山联名书，这项提议在上呈御览时留中不发，想必天盛帝没有揣摩出其中宁弈的深意，觉得在此刻对十万大山兴师动众的改制有点不是时候，便搁在了那里，宁弈这是特地再次催促来了。

看样子，皇帝同意了？

凤知微眼角掠过神色不动，自提了茶壶给天盛帝斟茶，手刚刚一抖，身侧宁弈突然一抬手架住了她的手臂，笑道：“魏大学士小心些，可莫要洒了水出来脏了折子。”

凤知微的眼风，从茶壶上端飞出去，和宁弈抬起的眼神一交，各自觉得有金星迸射，随即又各自迅速让开。

她意图将十万大山的奏本在皇帝面前再出现一次，引得皇帝询问她的意见，他却一抬手，就灭了她的算盘。

“怎么会？”凤知微抿唇一笑，给天盛帝斟了茶，宁弈已经收好奏本站了起来。很明显他也不想在此地多待，担心天盛帝心血来潮，随口就十万大山奏本一事问凤知微的意见。那个女人巧舌如簧来上几句，已经板上钉钉的事，便有可能从头翻起。

凤知微神色悠然，含笑看着宁弈匆匆便要离开，一边顺着皇帝的意摆开棋局，一边随手将一个锦盒放在天盛帝膝侧，笑道：“陛下，《天盛志》中册三卷微臣给您带来了，这都是未刊行天下的版本，辛大学士每章亲阅。微臣以前一直事务繁忙未及细读，昨夜竟看了通宵，今天就巴巴地给您送来了。”

“你上次给朕的还没来得及看。”天盛帝道，“老了，看不了几行眼睛便发花。朕的意思，还是你们几个看过了，便刊行天下吧。”

“微臣不敢损伤龙体，自当谨遵圣命，不过由来文章教化天下，一旦刊行民间，便是

万世楷模。微臣才薄德鲜，不敢当此重任，还是请翰林院众位大儒一起参读才好。”凤知微一笑道，“如果陛下是眼力不足，那微臣读给您听便是。”

天盛帝本来专心地在码棋子，听见她那句“万世楷模”，手顿了顿，笑道：“既如此，等会儿来上两局，你再读给朕听。”

凤知微笑应了，一抬眼，看见宁弈正待跨出去的脚步已经停在了那里，不由得诧异道：“咦，殿下，您——”

宁弈缓缓转过身来，神色如常，笑道：“儿臣突然有点饿了，想在父皇这里讨点点心吃，不然怕走不到皓昀轩。”

“馋嘴猴儿！”天盛帝指了他笑道，“不就是看朕这里新送了些点心吗，朕还没尝，你倒惦记上了……”

“哎呀，好香！”凤知微突然吸了吸鼻子，贼兮兮地笑道，“陛下，微臣嗅见牛乳香了。”

“你这鼻子真尖。”天盛帝笑着转头，吩咐内侍，“那就把先前送上来的酥酪，给楚王和魏大学士各上一份。”

宁弈听见那句酥酪，脸色僵了僵，随即含笑谢恩。

“微臣今儿可是沾了殿下的光了，酥酪啊，真香！”凤知微笑眯眯地看着宁弈，秋水蒙蒙的眼眸眯得像个狐狸。

据她所知，殿下最讨厌吃酥酪了……

宁弈一掀衣袍在她身侧坐下，内侍已经将酥酪送了上来。天青瓷碗里是冰过的洁白酥酪，点缀着细碎的芝麻和核桃碎，色泽鲜明。淡淡的奶香溢开，宁弈的脸色又变了变。

“殿下不吃吗？”凤知微一边用银匙慢慢地搅动自己的那份，尽力让乳香更浓烈点，一边笑吟吟探过头来看宁弈那一点没动的酥酪。

“老六今天害羞了？”天盛帝听见这句抬起头来，用勺尖指了他笑道，“朕记得你小时候就爱各类奶制品，有时整日不吃主食就吃那些，难不成现在不喜欢了？”

天盛帝这句话一出口，坐在宁弈身侧的凤知微很明显地感觉到他身子震了一震。她微微侧头，看见宁弈长长的睫毛垂了垂，一瞬间眼中掠过一抹晦暗阴沉的情绪，随即便恢复了朗然，笑道：“多谢父皇还记得儿臣幼时的喜好。儿臣近年来诸事小忙，这些零食还真是少用，儿臣谢父皇赏！”说完眼睛一闭，喝毒药似的将酥酪一饮而尽。

凤知微转开眼神，注视着碗中那些细碎浮游的果仁……皇帝老了，记错了，爱吃酥酪的那个人，不是宁弈。

或者，他从来就没好好记得过这个儿子的喜好和憎厌。

宁弈一碗酥酪下肚，脸色就白了白，凤知微知道他嗅到这种带乳香的东西都会恶心，更别说吃了。她等着他忍不住赶紧离开，谁知道宁弈脸色虽然不好看，但竟然就那么稳稳地坐着，摆出一副“我很饱，所以需要消食，你们下你们的，棋我看着不碍你们的事”的模样。

凤知微在心中叹息一声。

她本不想害人太甚，奈何殿下太不合作。

“微臣吃过的酥酪可算很多了，不过哪次也不及这次细嫩幼滑，甜美醇厚。”凤知微凑过身去，将那酥酪碗往宁弈面前一递，用银勺笑吟吟一挑，挑出长长一道洁白的乳线，“您瞧，这挂壁的浓厚，这香气的浓烈……”

“父皇儿臣突然想起还有急务须得立即办理不敢打扰您慢慢用儿臣就此告退。”宁弈突然站起，快速而稳定地讲完一串话，干脆利落的一个躬便转身了。

“微臣送殿下！”凤知微立即起身，眼疾手快地唰地一下捞起他未及拿起的折子，宁弈伸手要去拿已经慢了一步。

他扶着桌案，身子微倾，脸色有点发白地看着凤知微。凤知微抱着那堆奏章，手指轻轻在最上面那本十万大山联名奏折上轻轻地摩挲着。

两人目光交会，一个森然，一个寒凉。

交会不过是刹那间。

身后天盛帝看不见这两人相对的眼神，犹自带笑招呼：“魏知，咱们君臣来开一局……”

在老皇有点含混的语音里，在宁弈近乎森然的目光注视下，凤知微直直迎着他的目光，唇角绽出一抹淡淡的笑。

然后，不急不忙，手指慢慢一撇。

吧嗒。

一本折子掉落在两人之间。

《十万大山请设山官折》。

蓝底黑字奏本，她当着他的面，决然截留。

“哎呀！”奏本掉落，凤知微那声惊呼早已等在喉咙口，出口自然要比任何人都快，随即一个俯身，便将奏本捡起，连吹带拍地要弄干净上面的水迹，一边连连向宁弈请罪，“殿下，恕罪……微臣手指上沾了酥酪，手滑……”

宁弈静静看着她，没有动作。他无法弯腰，只要他一弯腰，只怕就会将那酥酪全部吐

出来。到时候君前失仪还是小事，要是被人挑拨，欺君之罪也是有的。

身后天盛帝有点不耐烦的声音传来，“什么折子弄脏了？过来用布擦擦便是。”

凤知微将手中的折子扬了扬，字迹的一面对着他天盛帝，“陛下，是十万大山的折子。”

“那个啊……”天盛帝沉吟了一下，道，“那你拿过来，这事等一下你也参详参详。”

“是！”

宁弈眼底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最后关头她横戈一击，还是拦了下来。

以她的巧舌才智和最近的盛宠，不过寥寥几句，就能将本就决心不大的皇帝说动，再次推翻原先的批复。

他之前的一番口舌，至此全部白费。

对面的女子含笑看着他，笑容温软而眼神决然，并没有丝毫的惭悔和歉意。

他明白她的意思。

逐鹿场，你和我，都容不得心软。

你若不肯横刀立斩，那我便先绝情出手，等你以命相搏。

他有点恍惚地笑了一下，以命相搏，以命相搏，他若真想要她的命，抬手便可将她覆灭，可是他那么贪心，想要这承平天下，还想要这承平天下里有安然稳妥的她。

那便这么斗下去吧，胜负分晓，看谁最终先放下。

他无声地嘘出一口气，深深看她一眼，转身离开了。

身后宫阙深深，天盛帝正在问她十万大山事务该如何处置。

她含笑而言，委婉而中肯，“……臣自认为了解华将军，她必有良策出十万大山，朝廷的办法是好的，臣也赞同一体施行，只是此时似非最好时机，不如再向后推推，等南方战事稍定再说……”

宁弈的脚步顿了顿，随即快速走开。

在某个隐蔽的宫墙拐角，他扶着墙吐了个痛快，随即叫过一个亲信太监，道：“速速通知辛大学士，今晚到我府中一叙。”

那太监飞快地去了，他转身回望寿安殿方向，想着那套由她献上的《天盛志》，眼底亦如这天色，风雨欲来，阴霾沉沉。

长熙二十一年七月，“河内书案”爆发。

起因是一个来自边远地区的河内士子，在进京应秋闱时，一次酒后，和同伴炫耀自己

是辛大学士的同乡，又吹嘘自己有新版的《天盛志》。此言一出顿时惹起同伴嘲笑，谁都知道《天盛志》是皇家历时五年，以辛大学士为首，集天下名士大儒和绝版图书之大成的大典之书，不过刚刚付梓，还没刊行天下。他一个边远小县的书生，怎么可能有这本书？

那书生出口后便觉得失言，原本打算就此打哈哈过了，不想别人却不放过，几番讥笑。那人受嘲不过，当即搬出一个书匣来，打开来看，蓝底丝绸封面鎏金大字《天盛志》，内容翔实，节录分明，看来竟然不像是假。

众人啧啧称奇，大多人看过也就罢了，但是在场有几位帝京官宦子弟待考士子，嫉妒这河内士子少有文名，害怕他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当即回家搬弄是非。其中有位士子的父亲便是御史，当即一本奏上去，弹劾《天盛志》总裁辛大学士擅自流传未经御批刊行天下的国家典籍，顺带还参了次辅魏知一本，说魏知担任青溟书院司业期间也挂名《天盛志》副总裁，此事难辞其咎云云。

奏章递上去，天盛帝当庭暴怒，等到把那本《天盛志》粗粗翻了一遍后，他更加勃然大怒。

“混账！”老皇帝一抬手，便将那本册子砸下了金殿，“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天盛志》？为什么还有《大成之殆》这一卷？朕手中那卷，为什么没有？”

满殿肃然无声，《天盛志》两大总裁，辛子砚和凤知微当即出列免冠请罪。

但谁都知道魏知不过是顺带责一下，很明显这书来自河内，是出身河内的辛大学士赠给自己的同乡的，但为什么和上呈御览是两个版本，就没有人知道了。

天盛夺国于大成，早先又是大成外戚之族，在为人臣子和夺国过程中难免有些见不得人的事，这都是天盛帝的最大禁忌，向来不容人有一言一语的非议。当初天盛刚立国，一批大成遗老作诗讥刺皇帝得位不正，当即被族诛，有些已经死了的，也被从坟墓里拖出来戮尸枭首示众。

文人祸国，天下思想必须一统，这都是历朝帝王奉行的圭臬，天盛帝自然也不例外。

辛子砚之前已经得了宁弈关照，对此事心里有准备，但此时听见《大成之殆》四个字，脑中也轰然一声。

当初他主持修纂《天盛志》，按照史学惯例，必然要有大成简述。《大成之殆》这一卷初稿出来后，是时任副总裁的魏知提醒他，涉及大成前史，务必慎重，这一卷有些东西忠于史实，只怕便不忠于陛下了。他想想也对，便将已经编好的这一部分撤出，修纂处的各类书籍堆放成山，之后扔到了哪里也不记得了，如今怎么会出现在另一本《天盛志》中？

殿上天盛帝盛怒未休，“辛子砚！当初朕听说你将《大成荣兴史》收于私房，还私藏

有大逆的《讨乱臣贼子书》，朕还不信，说你不是这等丧心病狂辜负君恩之人，不想你——你竟如此让朕失望！”

“臣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天盛帝不等他说完便冷笑道，“听说你们河内那里，给你立了生祠？你给了他们什么好处，让一乡父老对你这么感恩戴德？是许以荣华富贵，还是未来的从龙之功？”

他语气辛辣讽刺，近年来众臣都习惯他的老迈昏聩之态，不想遇上这种触犯底线的事情，他还是老而弥辣，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辛子砚这样一个纯文人，竟然也连谋逆罪名都安上了。

众人想着前几年皇帝对辛大学士的宠爱，一瞬间心中都掠过“天家无情”“伴君如伴虎”几个词。

殿上天盛帝重重一拂袖，“来人啊，给我查看辛府家产，凡涉及违禁书籍言语者，一体上呈！”

金殿上轰然暗震，跪在殿下的辛子砚手按在地面，恍惚中想起那夜楚王急召，嘱咐他：“速速将身边所有字纸文书销毁，连带你日常和人交往的书信，但凡付诸纸面之物，全部收回处理干净，片纸只言，皆不可留。”当时还觉得殿下小题大做，但看着殿下肃然的神情，也立即派人处理了，殿下还催促他想清楚日常交往关系，最好连老家都查问处理一番。他见殿下难得那么慎重，心里还好笑了一阵。他是疏狂文人习性，不觉得有什么事值得紧张如此，不想千防万防，还是防不得对方来势千钧出手狠辣，竟然布局千里之外，真的绕到了他的老家。他离家多年，和家乡不通音信，哪里想得到对方从那里入手，就算想得到，又怎么来得及？

是谁？是谁？是谁？

是谁这般手笔，这般心机，这般狠辣？不动声色于前，雷霆万钧于后？

突然想起《大成荣兴史》《讨乱臣贼子书》，是几年前最初搜集天下图书时归纳来的，就是为了编大成卷所用。后来因为大成卷撤出，他将这两部书放在自己在青溟书院的书房内，之后一直没有动过，准备最后全书修纂完成再销毁。其实按照规定，这类书缴上之后就应该立即销毁，是他爱才，看这书写得文理华美，那《讨乱臣贼子书》更是酣畅淋漓，文笔妙绝，一时心软便留下了。文人对于好书从来都有几分爱惜之心，不想却留下了这个祸患。

《天盛志》编纂五年，其间编书者来来去去，所历人员繁杂，此时再要去寻当初是谁